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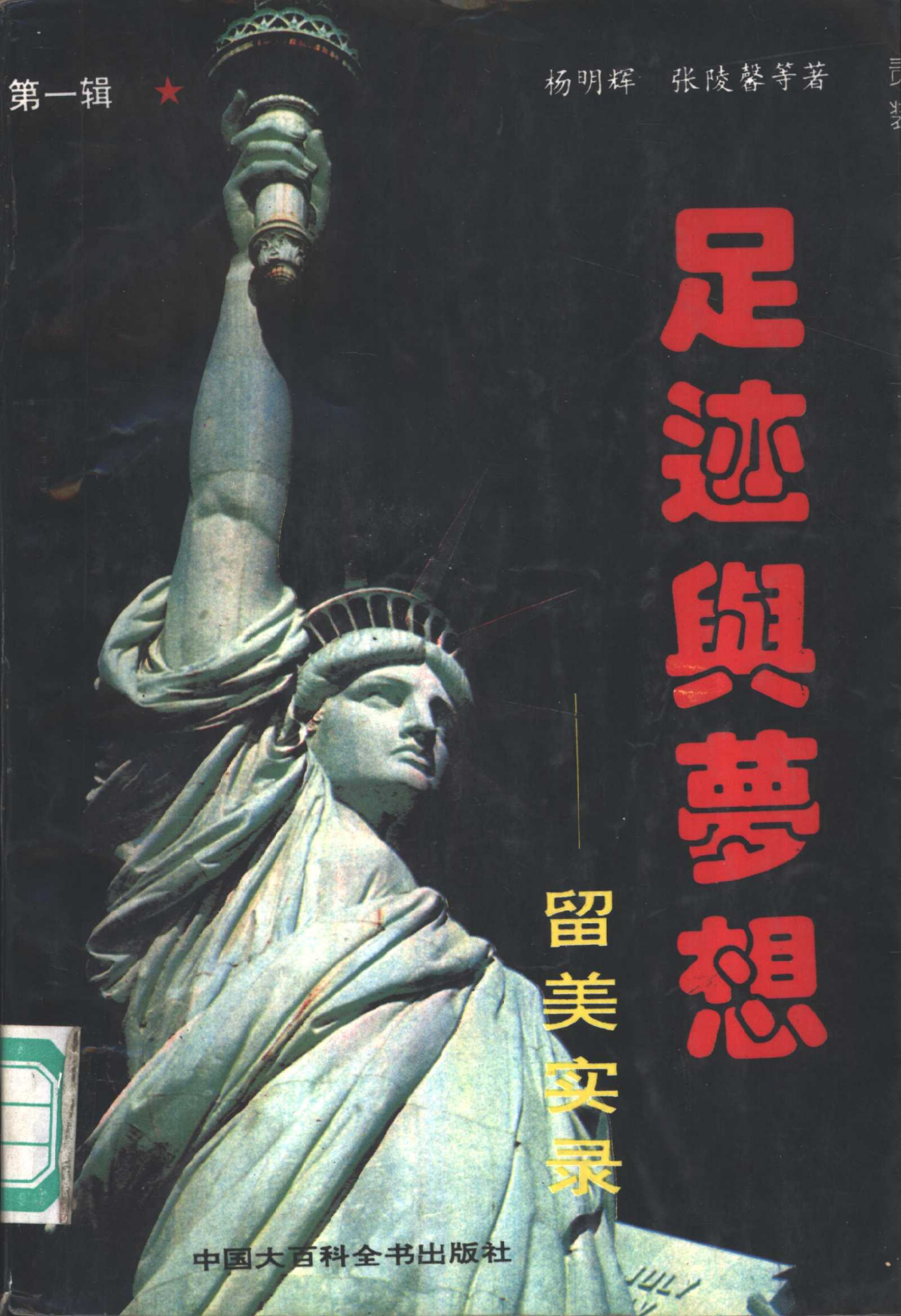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辑 ★

杨明辉 张陵馨等著

足迹與夢想

留美实录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

111
L4
427

足迹与梦想

——留美实录

杨明辉 陈英 蔡彦 等著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1990.10

(京)新登字 187 号

书 名	足迹与梦想——留美实录
作 者	杨明辉 张陵馨 等著
责任编辑	金 波
装帧设计	金 川
内文排版	北京奥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印 刷	固安县光辉印刷厂
出 版	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社 址	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(100037)
发 行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书 号	ISBN 7-5000-5244-8/G·53
版 次	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×1168
印 张	11.5
字 数	240 千字
书 价	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编者的话

出国留学，至今仍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；一旦梦想成真，令人羡慕的幸运儿的步步足迹，又成为他们的亲朋好友和尚未实现梦想者所关注的热门话题。况且，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。从更深层次讲，留学生涯不仅仅是一位位炎黄子孙在海外个人奋斗的历程，也是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、碰撞、互补、交融的重要通道之一。因而，一切具有开放意识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人们对于留学生的学习、生活、工作情况，也怀有浓厚的兴趣。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以留学生纪实文学为主体的“海外文学热”在国内方兴未艾的主要原因。

可是，被“海外文学”所反映的主角——留学生们却并不满意“海外文学”的现状。他们抱怨说：目前在大陆流行的作品，没有真实反映他们在国外的经历和感受。这些作品，要么是描述个人成功的传记，况且其中有许多夸大不实，扬己贬人之辞；要么虽是“众生相”，但因出自一人手笔，结果流于价值取向千篇一律，有褒贬武断和取材主观之弊；要么作者本身从未步出国门，只是根据道听途说来杜撰故事，名为“纪实”，实为文学领域里的“假冒伪劣产品”。

有鉴于此，一些留学生朋友提出，让我们自己来写自己；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获得虚浮的文学效果，追求获利的商业价值，而是向世人展示我们真实的胸怀，真实的经历，真实的体会，展示外部世界的真实面目。

他们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短短数月之间，一份份留学生朋友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撰写的“实录”，摆到了编辑们的桌面上。尽管这些作品在美学的意义上仍显得粗糙不雕，有些写的只是一件小事或某一问题的轮廓与背景，但在字里行间却处处蕴含着不仅仅为人们所目睹的，并且能够为人们所感知的真实。在这真实面前，任何思想与说教都显得苍白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不可置疑的美质。

希望读者能够喜欢留学生们送给我们的这份礼物。

1993年9月

谨以此书

记下一批人的真实足迹
与无限梦想。

——编者

★ 足迹与梦想

——留美实录 ★

目 录

高风凌云渡，浩然离故乡	(一)
入学申请过关，全靠实力技巧	(十)
打苦工，洋插队，尝酸甜苦辣咸五味	(二十一)
梯子，爬就能登高	(三十六)
好妻子弃医从夫君，东方女临危显本色	(三十八)
女学者只身赴美，终不断故乡情结	(五十)
餐馆春秋事，世间冷暖情	(五十六)
同吃、同住三天，留下深情无限	(七十三)
毕业盛典——我戴博士帽	(八十四)

录

目

民族的血脉，割不断	(九十七)
身在异地，方知人间真情	(一〇一)
「集体户」在斯坦福安家	(一〇六)
「好吃不过饺子」	(一一三)
千般辛苦万般累，一生漂泊乡情泪	(一一六)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难忘当初	(一二八)
影城人茫茫，知音难寻觅	(一四三)
父女异地启蒙，感受两般滋味	(一五〇)
高等教育，精英摇篮	(一六一)
教书育人二十载，中美教育迥相异	(一七三)
扬一把中华文化	(一七九)

★ 足迹与梦想

——留美实录 ★

目 录

房子，生活的标尺	(一八五)
纳税五花八门，福利因人而异	(一九九)
老美有钱，宠物升天	(二〇五)
考车「蒙混过关」，行车身身冷汗	(二〇七)
玩儿旧车，一路的喜悦哀乐	(二一六)
高速公路——美国血脉，路上行车——招招小心！	(二三〇)
玩车牌，没事找乐	(二四五)
公正与不合理同台，严谨与繁琐共舞	(二四八)
有理！就跟他「死嗑」	(二六二)

录

目

稍不留神遭黑，联邦监狱十二天	(二七四)
信仰可自由，灵魂不空白	(二八〇)
一种肤色，两种印象	(二八四)
找工作精挑细选，成功多借上帝手	(二八八)
面包、汽车、「上帝」，亲身感受美国	(三〇二)
用纸包装的美国	(三〇八)
小孩儿玩闹，大人捧场，人偏要过「鬼」节	(三二〇)
吸烟忒尴尬，锻炼是时尚	(三二三)
消费，是乐也是愁	(三三二)
讨价还价无余处，白来却不费工夫	(三三六)
偷盗、抢劫、丢车，美国治安有治无安	(三四七)

● 撰文/晓原

高风凌云渡， 浩然离故乡

当我推着机场的行李车，走出旧金山机场海关大门时，这扇沉重的自动门在我身后迅速地关上了。我有一种被抛出海关的感觉，同时意识到自己已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到了美国。

1982年9月8日，既是离开中国的日子，也是我进入美国的那天。国际日期变更线就是这样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。我的足迹在同一天既在北京又到了太平洋彼岸——美国旧金山。

旧金山海关在旧金山机场的最低层，低低的天花板、阴暗的大厅、凉嗖嗖的冷气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我、小何及顾老师每个人都推着两个大箱子。每个箱子几乎都是70磅，撑得满满的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：所有的衣服全是崭新的，从西装到内衣裤、鞋子、袜子。理由很简单，出国呀，这个面子是一定要的，700元置装费花光了还不算，还要自己搭上几百元。其实，没有一个老外会到你身上检查你衬衫是不是新买的。我还带了不少工艺品，小礼物，甚至还有两幅国画。在语言学院集训时就听到不少“经验”，说一定要带礼物，到人家吃饭、做客都要送东西。因此檀香扇、真丝头巾、小

绢人这类我平日不屑一顾的东西，居然占据了我手提箱的相当一角。至于两幅画，是某省画院颇为有名气的国画家的作品，我自己虽很喜爱，但想想拜见国外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导师，要有拿得出手的礼品可送时，就毫不犹豫地画装入了箱子里。箱子的四个轮子已经掉了一个，还有一个也摇摇欲坠。这些箱子都是在西单出国人员服务部花70元人民币买的崭新物品，是否实行三包就不得而知了。父母那些陈旧的牛皮箱已拿不出手。尽管新买的每只箱子都是纸壳做的，外面不过贴上一层好看的红色人造革，但其价值都比我的月工资要高。为了出国，大概是要倾家荡产一下的。母亲常说：“穷家富路”。可惜人民币是不能在美国花的，否则她一定会把全部储蓄都提取出给我。可惜，那全部储蓄又有几个钱呢？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；如今我离开母亲已不是千里，而是万里……。

在国内，我偶尔出过差，也参加过一些会议，尤其自己在大学工作每年都要接待新生，总忘不了自己被接待或接待别人的情景。无论是北京新车站、永定门车站或西直门火车站都有新生接待处。各校的旗子迎风飘舞，报名处十分显著。你只要看到自己学校的名字，便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上前报到，老师和同学都会热情地帮你推行李，介绍学校情况，安排你坐上校车，行李随后就到。一句话，到校如到家，心里是踏实的。

可是，现在周围的人全都匆匆地行走着，没有人停下来打量我们一眼，也没有人问一句我们是否需要帮助，象我们这样的旅客在旧金山机场几乎是成百上千，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和其他旅客有什么差异。可是我们的心态就不同了：这是

我们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踏上一块异国的土地啊！

周围的广播喇叭响起来了。播放的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，而是英文；不是灵格风式的英国英文，而是我们当时不熟悉，也不够喜欢的地地道道的美式英文。我突然感到自己似乎从未学过英文，因为我没听懂一个字。到处是英文：所有的招牌、广告、服务台；所有的报纸；所有的广播；全是英文。十几个小时前，还是全中文的国度，如今，是全英文的世界。

我有些后悔在出海关时，没紧紧地跟着中国领馆的那几位领事，因为几位大陆来的旅客就乘领馆的车走了。也许他们是较高级的代表团，而我们的级别则不够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若跟上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去斯坦福大学，找谁联系。

怎么办？我、小何、顾老师全都面面相觑，他们的目光全集中在我身上了，因为我的朋友多一些，点子也多一些。

“打电话！”我说。这是在出国集训时介绍的经验，绝对重要的一条。

找到电话并不难，机场内到处是白色电话。我们走过去拿过来就拨号码，但全是不通的信号。仔细一读说明，才发现那些全是机场内部用的电话，不能外用。又一找，公用电话也到处皆是，拿起来就拨，只听见传来一个女人的柔和的声音，我听了半天，没懂她在说什么。接着小何听了好一会儿，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顾老师说他英文比我们差，唉！三个人没办法了，只好找人来帮忙。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人，高鼻梁、一双碧绿的眼睛，他听了一下电话，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们，要投入7角5分硬币电话才能接通。他指了指

换零钱的地方，并十分抱歉地表示他因太忙，不能帮我们去换钱。

临行前，教育部给我们每个人发了400美元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还很贫穷，这400美元加上置装费的700元人民币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当我拿回这400美元时，我们全家人都是第一次见这种钱。这400美元可是我的“命根子”啊。妈将它给我缝到内裤里了，她怕我马马虎虎，慌忙中弄丢了钱，就只给我外面留下一张20元的钞票。

我想起了在语言学院集训时告诉我们的换零钱的知识，便前去换钱。当然，绝不是任何教的东西都是对的，例如告诉我们上厕所要交1角钱，做为手纸钱，吓得我在飞机上将大小便全部排干净。下了飞机看见厕所还是有些好奇，决定进去“参观”一下，才发现任何纸全是随便使用，不取一分钱。而且纸都又细又柔软，真有点浪费的味道。

换来了零钱，把三个2角5分硬币投了进去，电话果然通了，接电话的是斯坦福大学学生联谊会余主席，我非常希望他能说一句他马上来接我们。他告诉我们他要上计算机课，不能来。又告诉我们可以坐出租汽车，“不过30美元，一个人才10美元，不贵。”他在电话里说。但是在我们听来，30美元似乎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尤其我们口袋里仅有400美元时。我感到这7角5分得到的答案是失望的。我鼓足了勇气，又给我在华中工学院研究生班的同学老贺打了个电话，他一听我来了很高兴，再一听我讲的要我们坐出租车来的事，就笑了，他说：“老余资助高，来的时间长了，30美元对他不算什么，你们刚来，可以坐公共汽车直接坐到我宿舍这儿，可下车再打电话。乘7路就行，方向要坐对，才6角5分钱。”

6角5分！这简直是福音。我们三个人兴冲冲地连背带扛拿起自己的行装，按老贺的指点，出了机场候机室。外面阳光灿烂，我们忙乱了一阵子，见到这亮闪闪的光景，只觉得刺眼。各种汽车在我们身边飞驰，我们终于找到了7路车站。

一辆7路车正要开走，我们匆匆追了上去。车停了，大概是在北京被公共汽车甩车甩怕了，生怕这辆车不等我们就开，我们三个人急忙七手八脚地将全部行李搬上去，6个大箱子，每人还有两个大手提包。车上的乘客们可能都看呆了，司机很有耐性，只是示意让我们付钱，我再一次充了一次大方，付了三个人的汽车费。

我们还没坐好，汽车就开了，汽车一下子加速很快，我几乎要摔倒，原来车所以行驶这样快是上了101高速公路。真象《红楼梦》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，我们第一次见识高速公路。路宽阔坦平，直延前方，路面上画着许多条白线。成串的各种类型、各样颜色、各个年代、厂家出产的大小、新旧不一的汽车，正沿着一条条指定的白线飞驰，又那么规规矩矩。所有的车都一顺水地向前，不见对面来车，我只觉得车很多，大部分都超过了我们，可见其他的车开得比我们还快，实在是“高速”。

这101公路是美国的国家高速公路，不是州属公路。我们的车上乘客很少，加上我们也不过10个人左右，此刻，我心情舒缓，开始琢磨起所见到的事物了。

美国 and 想象的完全不同。我想起我们的波音747飞机降落前，碧兰的天空烘托出艳丽的早霞，映得机身一片通红。大家兴奋地说，到美国了！我们好奇地从机窗往下俯视，看见地面上有两条无限延长的带子，一条是101公路，另一条是

280 公路。当时看到公路上的汽车象密密麻麻的小甲虫，不料我们此刻就行驶在 101 公路上，且坐在那小甲虫似的汽车里。那时还看到地面上色彩绚丽，有绿色的、紫色的、红色的、蓝色的，还有许多发亮的小点……那是树、草坪、花坪、房屋和湖水，发亮的小点象镜子一样反光，那是各家的游泳池。

飞机上看旧金山，景色真奇妙诱人！而现在，我坐在旧金山的公共汽车里。坐惯了中国的公共汽车再坐美国的汽车很不习惯，一是车开得太快；二是没有售票员，司机就是售票员，买票不找零钱，我给他两元钱，他一按钮，两元钱就进了钱箱，但应找的五分钱，就被机器“贪污”了；三是从来不报站名，尽管路边有公共汽车停车站标志，但标志上也不写站名，司机也绝不先报一个信号。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，还有几站才到斯坦福大学。

我经过一番观察，发现车上尽是一些黄色的类似电缆线的东西，要下车的人一按，司机处就发出响声，他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，否则无人按铃，车站处也无人等车的话，他就开过去了。

美国并不象我想象的高楼大厦林立，准确地说，从旧金山机场到斯坦福大学之间，我们没见过一座高楼。路边一排排高而直的棕榈树，整齐、挺拔地举起那大蒲扇似的绿叶，很有一些热带国家的风光。当汽车开下 101 路后，行驶在“红木林”城的闹市区，我居然见到“锅贴大王”的字样，这闪现在我眼前的几个字，是我下飞机后见到的第一个汉字标记，华夏的文字，叫我顿感一阵阵热流，一阵阵亲切、一阵阵眷恋！

这里，路上没有看到骑自行车的人，我不由就更想起了

自行车海洋的北京。这里，步行的人极少，路边只见汽车鱼贯而行。

汽车在一个大站停了下来，这是斯坦福购物中心。看来离斯坦福大学不远了，我记得老贺电话里讲，到了这个购物中心，再有两站就下车。因此，看到了第二个停车牌，我也按了按黄电缆线，车停了，我们三个人带着一大堆东西，好不容易下了车。象小山似的几个大箱子又堆到了路旁，但是，举目四望并没见老贺来，我们不禁发愁。路旁小店的老板娘很友好地帮助我们，用她的电话给老贺打了电话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儿是哪儿，所以她和老贺交谈起来。这时，我们才知道早下了一站。

一会儿，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向这边来了，其中一个就是老贺。老贺来了一年多，既不会开车，也没有买汽车，他仍和过去一样，精神抖擞，胖墩墩地，十分结实，头还是象过去那样梳得十分光滑平整，说起话来也还是那么快。我把他介绍给顾老师和小何，我俩久不见面又拥抱又握手。这时我又注意到另一个人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这竟是我的初中、高中的老同学，师大附中的尖子学生小黄！想当年我们同在校田径队里集训、一同参加数学竞赛、同时学装半导体收音机，在围棋枰上也是杀得个你死我活、不分上下；更叫人不能忘记的是在那1966年全国大串联时，我俩不顾一切，走南闯北，游遍了全国，大大地领略了秦皇汉武的风骚……我们已经有10年不见面了，如今在斯坦福喜相逢，真是世界太大，也太小了。这种喜相逢的情景，自不必细言。

两辆自行车，要负载六个大箱子，这是真要“技术”的活儿。幸好，我们这些来自自行车王国的小伙子们，对如何